

# 行院物语

四

叶一青  
杨林山 著  
王光照

中国历代名妓写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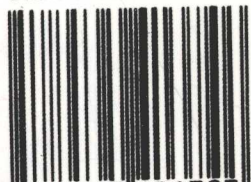
延边大学出版社





责任编辑：姜海军  
特约编辑：刘德来  
封面设计：赵兵

ISBN 7-5634-0632-8



9 787563 406323 >

ISBN 7-5634-0632-8/Z · 49

定价：126.00元(全五册)





## 明末秦淮八艳之一——寇白门

寇家姐妹总芳菲，十八年来花信迷。

今日秦淮恐相值，防她红泪一沾衣。

这是东林前辈，明末文坛领袖曾为礼部侍郎的钱谦益，在1645年（清顺治二年）由北京重返秦淮河，见到当年的舞榭歌台皆化为瓦砾之场，万分感慨，便写了有名的《金陵杂题》的诗作中之一，诗中提到的寇家姐妹，便是指本文中要记叙的秦淮八艳之中的寇白门。

寇白门原籍金陵，从小就父死母亡，无依无靠，落入青楼，她从小天赋聪颖，生生成一副好嗓子，在院中经过师教的熏陶，能歌善舞，尤其擅长唱昆曲，她在十二三岁时，在南京的一些文人学士发起了一场群芳献艺，评定名花的一次昆曲公演，舞台就搭在今日的水西门外，寇白门的一出《西厢记》中“拷红”一折，唱、作均高于群芳，荣膺榜首，从此声名大振。

她虽身居青楼，却不爱繁华，不喜艳妆，淡水出芙蓉，更显得宁静娴雅。钱谦益曾访过她的闺房，只见她房中挂了一幅唐寅的手迹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，不由赞道：“可惜你是个女流，又是在这青楼之中，要做到这八个字真不容易啊！”她淡然一笑：“难道在青楼之中，只许一种装束？一种格调？只许浓妆艳抹？卖笑逗欢？花也有红花、白花、紫花、兰花呀，有道人各有志，非旁人之能强！”

钱谦益笑道：“现在你的技艺，已压倒群芳，名噪秦淮，你想淡泊，怕也难以做到了。”她不正面回答，而在书案上顺手写了一首诗：

蓬门自恨出身低，  
枉对钟山拥翠微。  
霁月难逢花易老，  
秋风骤起雁南飞。  
苟全薄命于人世，  
闻达无心谢品题。  
试问秦淮多少恨，  
半轮残月草桥西。

钱谦益一读此诗，不由赞美：“此诗真是贴切的表达了你的心事，尤其是‘闻达无心谢品题。’足见你的气度！”

“唉！我一弱女子，谈得上什么气度，不过是是非好歹，善恶邪正我还是分得清白的。”

“好！为人就是要讲个正义，扶危济困，有道‘疾风知劲草，板荡知忠贞。’白门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

崇祯十四年(公元 1641 年)，明代名将袁崇焕奉命督师辽东，抵御清兵，不料在京中的崇祯皇帝中了清的反间之计，说袁崇焕私通清兵，蓄意降清，被削职押京赴斩，并要全家诛戮，袁的次子袁多慧正在南京，也被地方官员通缉，他匆忙出走苏州找钱谦益，企图隐匿他家。而钱却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，拒而不见，袁多慧无奈，只好连夜又遁回金陵，慌不择路，竟走到了秦淮河畔的钞库街，是妓院丛居之处。正在此时，一队巡逻兵丁迎面而来，正在他无奈之时，恰好寇白门应邀出局，大门启处，她从软轿中看到了袁多慧，因他也曾去过寇家，听过她唱的戏，也写过赞誉她的诗，而寇白门也知袁崇焕是位忠臣名将受屈，发现袁多慧的狼狈情景，心中知晓，他正在危难之时，马上吩咐：“住轿！”接着她从轿中走出，轻声说道：“袁公子，久违了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姓袁……”

她莞尔一笑，“请到我院中坐坐吧。”边说，边拉拉他的衣袖：“公子请！”并悄悄地说：“你只管放心。”

这袁多慧心想既然已经被她认出，而且对面又来了兵丁，一下走投无路，只好随她进院，轿夫不由问道：“小姐，今日朱国公处您不去了？”

“不去了！”说着边把袁多慧引进了院门，鸨儿一见：“噢，白门儿，国公爷特地邀你，为何刚一出门就回来了，这是何人？”

“他？妈，您就别问了，他是位吹笛的行家，我刚学的《牡丹亭》中的《游园惊梦》，有几个地方还不够纯熟。正好碰上他，请他指正，师傅，请到我楼上坐吧。”

袁多慧一闻此语，已知道她是存心掩他，不由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也就落落大方地说：“请！到你香阁，我先吹一遍给你听，再伴奏让你练唱。”

她把他引到了楼上闺房，掩了房门，不由说道：“公子？你好大胆，现在南京到处画影图形，缉拿于你，你还在此抛头露面？”

“唉！现在正是穷途末路，怕只能追随先父于九泉了！”

“不！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’令尊袁总镇大人忠心报国，威寒敌胆，众所周知，你现虽处于危难之中，我会想方让你脱险。”边说，边在墙上取下一支玉笛，“呢，你会吹吧？”“会！”“那好，先吹支《皂罗袍》掩一掩院中众人的耳目。”

袁多慧心想：“幸亏我有此爱好，偏又学吹奏过这支曲牌，嗨，人哪，还是艺多好混身哩！”他刚刚吹响一个音节，只听得楼下一声吆喝：“国公爷到！”不由得袁多慧脸色吓得惨白，可是寇白门却镇定自若，对他使个眼色，从容地把房门打开，正好楼下走上来一位衣着豪华的贵公子：“白门，你架子可真大呀，我等你好久了怎么还不见去？”边说，边跨进了房门，突然见到袁多慧，不由一惊：“这不是多慧兄吗？”

“正是他？你又怎地？”白寇门也感到一阵紧张。

“啊，朱兄久违！你好！”袁多慧心里更是忐忑不安，但人已抵面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原来上楼的这位贵公子，正是声势煊赫的勋臣之后——保国公朱国弼，他正在追求寇白门，而寇白门对他的为人品性如何，正在考察之中。对他是否真正钟情于她，也有点儿怀疑。

“哎！袁兄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两家是世交了，你现意欲何为？”

这时寇白门不由想起，这正是给朱国弼一次是否肯仗义扶危的考验，于是灵机一动，抢着答言道：“他正来找我托你为他念世交之情援手救他脱难呢？”

“这，要我援手相助，论世交之情，我当挺身而出，只是，他乃朝廷钦犯，这可是要掉头灭族之事，我又如何援手？”

“唔！”她不由撒起娇来了，“不管，援不得也援，救不得也要救，平日只说你侠胆义心，他先父受屈，世人皆知，你们两家又是世交，这种关键时刻，最看出人心，你未必不伸出义手，还去投石下井，偌大一个金陵，谁不怕你这保国公的威名！”

这几句话倒是把朱国弼说得尴尬起来，也说得他动了感情，况且他正在千方百计来讨寇白门的欢心，几次奉访，从未见过她对他如此亲切，如此撒娇，这几声依依燕语，对他实属受宠若惊，只好应道：“那我只好冒风险了，待会儿就让他混在我的随从之中，去到我府，暂住些时，一待风声过后，再行设法就是。”

“那就一言为定。”

“白门，我怎能失信于你！”

“你真不愧是侠胆义心，世上的好人！”这寇白门也不顾袁在身旁，一把搂定朱国弼，给他一甜蜜的吻！这下弄得朱国弼魂飞天外，因为他以前在寇白门面前累献殷勤，但总是受她冷冰冰的接待，今天突然对他如此热情，怎么不叫他惊喜若狂呢！

袁多慧对寇白门的印象并不陌生，但她为何对朱国弼有这么

大的魅力？心里是个疑案。这寇白门不但人品俊俏，最吸引人的是她的诙谐自若的风趣，不屑权贵的傲骨，助人为乐的热情，一种侠风豪爽的庄严美，不管什么场合，有了她就显得活跃，就显得色彩纷呈，因而她吸引了不少异性的痴迷和向往。

袁多慧原来跟寇白门见过几次面，也知她历来性格高傲，从来对那些国戚皇亲，王孙公子，不屑一顾，今日为了掩护他脱离险境，她居然当着他的面对朱国弼大献殷勤，心中不由为她的这种有大侠士之风而深为敬佩。

“白门，今晚我府中设宴，欢迎贵州名士杨文聪，他是位精通昆曲的行家，特请你去唱一出《破窑记》的《泼粥》，约了郑妥娘为你配演吕蒙正，你跟她是老搭档，配合得来，还有名笛师苏昆生去吹笛伴奏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请上轿吧！”

“好，我就去，只是他呢？”她指着袁多慧。

“他，好办，另雇一乘软轿，随同我们一起回府就是。”

一刻儿，他们一行三人，在卫兵的前呼后拥之下，出了钞库街来到三山街朱的府邸。

当晚，贵宾云集，寇白门也使出浑身解数，演出了《泼粥》，赢得了满场掌声。演出之后，她正在后台专为她而设的专间卸妆之时，朱国弼跨了进来笑道：“白门，今天之事，你该怎样谢我？”

“唔，那袁公子还没走呢，这里还是个虎口之地哩！”

“我知道，袁世伯一代名将，耿耿忠臣，惨遭屈害，他的遗孤，我哪有不救之理，更何况是你说情。告诉你，我一到府中，就派了我的亲信总管，包了一只快艇，由水路送他赶到崇明，转到福州，到郑芝龙将军处隐蔽起来，郑将军也是袁世伯的旧属，手握重兵，他住在那里，必然万无一失。他临行前，感激不尽，特地写了几句话给你呢！”

白门接过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“白门校书赐鉴：

仆以带罪之身，深感难中援手，今幸朱公相助，即赴崇明，转道入闽，区区微命，承蒙苟生，临行在即，草书一诗以报：

昔从史籍读如姬，  
今日白门事更奇。  
慷慨难中红拂女，  
此恩酬报待晨曦。

多慧顿首 阅后付丙，切切。

寇白门一见，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朱国弼待她阅毕，即把此书放在化妆台前的红烛烧了，又悄声问她：“今夜你就留宿我的府中如何？”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直盯着她。

寇白门一听，不由正色道：“国公爷，施恩图报，非君子也！我相信你这是跟我开玩笑的，逗逗趣调侃我而已。但从此事，我敬佩你的为人，不是口里敬佩，而是发自心里。所以，我愿意下嫁于你，但你是一代勋臣后代，堂堂世袭国公，娶妓续弦，岂不辱了你的身份？此事望你三思。”

“哈哈，白门，你此言差矣，你究竟把我老朱做什么人看！”

寇白门见他一副诚恳的样子，不由眸子里闪烁着晶莹的光泽，向他移近一步说：“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又该把您做什么人看？请国公爷赐教。”

“当初汉武帝纳赵飞燕为妃，赵飞燕不也是出身卑微，我这不喜世俗之见，只要彼此真诚相爱，身份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是看中你的人，计较你的什么身份！”说着，就欲上前拥抱着她。

“慢些，国公爷，您的话说得动听，我寇白门能结识您算是三生有幸，您刚才这一席话，真是金石之言，感人肺腑。不过，国公爷，您既是真心爱我，就要为我脱籍，正式明媒正娶的把我弄过去，我可不愿意偷偷摸摸，我需要的是丈夫，不是情夫，干我们这一行，要情夫可多如狗毛哩！”

“白门，你难道信不过我，我敢发誓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！今晚

.....”

“今晚要在你府中留宿，断然不可，反正我已说出要下嫁于你，决不后悔，但得言明，你我成了夫妻，你可不能再在外面沾花惹草，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名声明！”

“好，我一切谨遵钧命！”

“嘴，你两人倒躲在这里讲起悄悄话来了，也不怕冷落了客人。”杨文聪一足跨进了化妆室，羞得寇白门双脸绯红。

“杨兄来得正好，白门愿与我成为眷属，这红媒就烦你做了吧，好在你与秦淮河畔的这些著名院落都很熟，劳你明日就去问下院中鸨儿，看要多少赎身银两？”

“好，这等百年好事，我自当从命！”

第二天杨文聪果然来到寇家，向鸨儿提及此事，那鸨儿心想朱国弼有的是银子，便大些开口，说要两万两银子。杨回告了朱国弼，朱家资万贯，一口应承，寇家也马上做好出嫁的准备。

按明代金陵风俗，凡妓院中的姑娘除籍从良，婚娶都在夜间举行。崇祯十五年(1642年)秋，17岁的寇白门整妆梳洗，头戴贵重的珠冠，身穿流金溢彩的华丽衣裙，登上了花轿。众钗库街，一直到三山街，内桥沿途肃立着五千个手执红灯的士兵，红灯上都书写着一个碗大的“喜”字，将两旁道路照耀得灿灿的一大片，气派非凡，笙箫鼓乐，声震云霄。进府以后，凡是在南京的勋臣后代，高官富商，都纷纷登门贺喜，参加了喜宴，宴席计达300多桌，是当时南京最大规模的一次婚典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开始时，他们二人倒也相敬如宾，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，可是几个月后，这朱国弼的轻浮本性慢慢地暴露出来了，逐渐地对寇冷落了，依旧厮混在歌坛舞榭，而且还经常去苏州和扬州等地勾栏曲院买笑追欢，寇白门深悔察人不透，悔之不及，但继而细想又觉得以一个青楼女子，成为国公命妇，物质生活充裕，养尊处优，一呼百诺，也就安下心来，听之任之，闲时寻些旧家姐妹。

品笛度曲，侯朝宗与李香君之结成伉俪，她也从中出了不少的力。

1645年，清兵南下金陵，朱国弼和一般王公贵族都投降了清朝，而全家也被迫北上北京。不久，清廷传下话来，如他们想恢复自由之身，必须重金取赎，寇白门在侍婢斗儿的陪同下，顶风冒雪回到金陵，寄居旧日姐妹之家，设法筹捐银两，而这时钱谦益也已降清，也重返南京，来到寇的住处访问于她，而寇鄙其为人丧失民族气节，仅写了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贞”这十个字——当初钱对她的赠言回绝于他，钱自感羞愧而去。经过寇白门的努力奔走，在旧家姐妹的热心帮助下，筹措了三万两银子，将朱国弼赎回金陵，这时朱国弼感激涕零，仍希冀重圆好梦，但被她严词拒绝了：“国公爷，当年你用两万银子将我赎出青楼，如今，我加倍半用三万两将你从北京赎回，我们这笔账算是了结了，今后谁也不欠谁的，今后，你自己如何度日，望你好自为之，这里再，赠你五百两银子，以作生活之需，从此我们等于陌路之人了！”

此后，寇在金陵另觅了一僻静之处定居下来，手头有些积蓄，独自过着清淡的日子，她表示不管是什么男人，也休再想我上他的当了，她直到徐娘半老之时，仍风韵撩人，不时有男性登门拜访，她一一闭门拒见，她说：“我算看透了，世上的男人都是那么一回事，我一个独身图个清静。”

至于寇白门以后的结局，有两种传说，一是削发为尼，青灯古磬，终老一生；一是她秘赴台湾，投在郑成功帐下的袁多慧，继续着抗清复明的斗争。清代有位诗人曾为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：

短衣风雪返金陵，  
红豆飘零弱不胜。  
偿得聘钱过二万，  
哪堪重问绛纱灯。

柳如是





## 明末秦淮八艳之一——柳如是

曾被誉为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，在明末清初的那场政治大动荡中，在一批著名的歌妓中，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。

她们虽然沦落风尘，历尽坎坷，然而却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，丹心耿耿，胸怀天下兴亡。因而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，其中，尤以柳如是的事迹，更为卓著。历来有许多作家、学者，专为她写的著述尤多，其中以近代经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著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尤为经典名作。近年来，南京的名作家宋词先生所写的近 30 万字的巨著《南国烟柳》，和业已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乱世名姬》，邱维俊的《柳如是的传说》都脍炙人口。之所以引起如此众多的名家，为之撰写传记传之于世，说明了她的坎坷和多色彩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，耐人传诵，她的人生的确值得一传，值得一读，我们参照了这些名家的著作，删繁就简，写成了这篇文章。

柳如是的生父，是明朝曾任过御前太医博士的医官，名柳养吾，饱读诗书，尤精医典，对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以及《伤寒论》等经典医著熟之不觉，尤精于脉诀和《本草药性》，堪称一代名医，所以被召入宫廷侍奉。

当时，他是太医院的学术权威人物，因为人耿直，医术高明，而招致院中同行的妒忌。当时的皇帝明光宗朱常洛，长期沉湎酒色，生活失去正常的节制，以致酒色伤身，一病不起，于是召太医院为

之诊治，柳养吾出差外地刚归，这病首先是院中一位所谓权威御医姓王的诊治的，这人的医道其实平庸，不过嘴巴却能说会道，夸夸其谈，当谈起医道的五行和阴阳之道时往往能说得天花乱坠，头头是道，使人深信不疑，其时看病常常牛头不对马嘴，常常误人性命。不过，若出了医疗事故，他却又能巧妙地推脱责任，移故于人。这姓王的在柳养吾没来之前，是院中主事，惟一的权威，但自柳来院之后，由于柳的真才实学，他就只好屈居其次了。他为此是不甘寂寞的，对柳十分怀恨在心，久欲寻隙陷之而不便。

光宗皇帝患病，由他医治，他以权威自居，切脉之后，他拍胸担代，说这病只需服他几剂汤药，即可妙手回春，皇上和娘娘等向他皇上是何症候？全说是阴阳失调和感染时令风邪，另外是亏了气血，于是在调和营卫的基础上大加滋补。谁知汤剂投后，病情不但不见好转，反而加剧，引起潮热恶寒，大量吐血。正在危急之时，柳养吾外地出差归来，娘娘命太监总管急召柳太医进宫应治，柳养吾问了病情并切脉之后，眉头紧皱，只是摇头，禀奏娘娘说皇上已病入膏肓，他纵然处方也难于奏效；娘娘一听慌了神色，并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作为太医院的主事，难道不为皇上尽忠，见死不救！”命他设法抢救，柳养吾再拜启奏：“娘娘，依臣的脉象推断，皇上的病，只在早晚之间的事了，微臣纵有仙方，恐也无济于事了。”迫于皇家的权势，他还是开了处方，结果，果不其然两副药还没服完就崩驾西游了。

皇上崩驾，岂同儿戏，这太医院可就大祸临头了，这位姓王的太医他见皇上崩驾，就趁机栽祸于柳，说是因服他的补药而误死，说皇上不该误死庸医之手，所指的庸医是谁，就明显不须道明了。于是柳养吾被御林军乱棍打死，他夫人杨氏服毒自尽，临死前把年仅三岁的幼女云娟，托义仆王德带回浙江吴江娘家，由其兄也是当郎中的杨洁儒抚养。因畏当时权宦魏忠贤，怕他别生事端，因为那姓王的太医是魏党的爪牙，她娘家兄长就把她作为自己的女儿，改

姓杨名如是，每日行医以后，到得晚来，教她读诗，写字，和讲解历代的忠臣义士的故事。当她八九岁时，才流泪告诉她生身父母冤情，并一再叮咛：“现在仍是奸臣当道，千万不能声张，此事仍要守口如瓶！”

她此时已初谙人事，听了舅父诉述父母的冤情，伤心痛哭了一场，并将此事牢牢记在心中，同时也渐渐明白了忠与奸的界限。后来，她恢复了原姓，嫁给了钱谦益以后，才把这件血泪隐史，告诉了自己的丈夫。

她舅舅杨洁儒是一介寒医，只重医德，不计钱财，尤其对贫困人家分文不取，有时还送药上门，其妻早故，柳如是就是他惟一的亲人。他在家乡，一因同行众多，二来只重医德，为人解除疾苦，不计报酬，所以生意清淡，无所积蓄，难以度日，只好带了云娟，在太湖地区，做了一名走方江湖郎中，但是也不走运，兼之，义不长财，到头是明月一肩，药包袱一个，依然故我。几度春秋，终于在云娟十一岁那年，她舅父在贫病交迫之中猝然死去！柳如是抚尸大哭，处在举目无亲的盛泽镇的一家客栈里，叫这个娇小弱女，又有什么办法来为舅父买棺下葬呢？

云娟仅三岁父母双亡，承舅父一手抚养，辅育之恩刻骨铭心，但无钱为其入土为安，使她悲伤不已。有道是“雪中送炭人儿少，锦上添花世上多”，这个客栈的老板一见店中病死了个异乡流浪的穷郎中，只好把当地地保请来，请他作证报官，而这个地保又是当地的流氓头子，一见死了个没点滴油水可捞的人，不由扫兴，但又见死者身边啼啼哭哭的十来岁的小女孩，不由心中起下了歪主意，于是假惺惺地说：“你舅舅已经死了要买棺安葬，我们地方又没这笔开支，何况纵然我们大家出力把他葬了，你小小年纪，你以后又如何度日呢？”

柳如是悲咽地说：“我情愿卖身葬舅！”

地保心中不由一喜，但表面上还装作正经的样子：“卖身葬舅，